



XUESHENG BAKEDU WAI BIDU CONG SHU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蝴蝶梦

7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影視故事

蝴蝶夢

《中外影視故事》編委會編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1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目 录

马路天使	(1)
夜间守门人	(8)
苔丝	(18)
蝴蝶梦	(30)
王子复仇记	(43)
一夜风流	(59)
冷酷的心	(78)
忠诚	(92)

马路天使〔中国〕

1935年深秋,上海滩一条狭窄的马路上,有一列迎亲队伍正在行进。走在前面的“仪仗队”鸣锣开道,跟随其后的七八个“小堂名”穿着不太合身的长衫边走边摆弄丝竹。突然,在“小堂名”的吹打声中,又传来了一阵洋鼓和洋喇叭声,只见一个歪戴着大盖帽的年轻吹鼓手小陈,使劲地吹奏洋喇叭,并不时抬眼向四处张望。他的意中人是卖唱姑娘小红,此刻,他是多么希望在马路上遇到小红,让她亲聆一番自己的“才华”。这支不伦不类的中西混合“乐队”,一下子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他们对乐队后面几个大汉抬着的花轿尤感兴趣,有的指指戳戳,有的索性挤到花轿旁,企图掀开轿帘;那谈笑声、呼叫声、吆喝声,溢街、盈耳,一片嘈杂……

小陈与小红都住在贫民区一条叫“太平里”的小弄堂里。小陈与报贩老王义结金兰情同手足,栖身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内。他俩还有两个拜把兄弟——剃头匠和水果贩也经常来亭子间相聚。这天,他们打算在一张合影照片上题写“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八个字,当写到“难”字时憋住了。平时沉默寡言的老王是个有心人,他记得“难”字在报纸上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于是他走到板壁前,对着一张张糊壁的旧报纸仔细地寻找,果然,在一条醒目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标题上,发现了那

个“难”字。老王高兴地将“难”字撕下，小陈见却故作姿态地卖弄起来：“原来这左半边不是半个天津的津，也不是半个上海的海，是半个汉口的汉字呀！”正当大家佩服老王“查字”有方时，忽然有个圆圈状的太阳光斑从对面窗口反射进来，小陈见是小红在与自己打招呼，他乐不可支，两人隔窗嘻闹不已。

原来，小红与她姐姐小云自东北故乡沦陷后，即流落到上海。小云为生活所迫，在凶煞的鸨母鞭笞下，已沦为下等妓女。而小红每当傍晚，也总是随着一个烟容满面、头戴瓜皮帽的琴师上酒楼卖唱。姊妹俩住在小陈亭子间的对楼，小陈与小红常常对窗相望，一个拉胡琴，一个倚窗随唱，相互爱慕，心心相印。

华灯初上，小云又被鸨母押着出来拉客。小云无精打采地口叼烟卷，斜靠在一根电线杆旁，打量着来往的独身男人。远处，只见小红挽着小陈与老王兴冲冲地走来。小云趋前向小红使了个眼色，小红心领神会，立即与小陈分开，知道这是姐姐关心自己，怕她擅自跟随小陈白相大世界，被琴师发现后会遭到毒打。小云见小红已经走过，她便上前拦住小陈，双目紧紧地盯住他的脸庞。但小陈十分厌恶这个已沦为妓女的小云，一把推开了她，径自朝前走去。小云满腹辛酸，黯然神伤，敦厚的老王看在眼里，不由自主地向小云靠近。“同是天涯沦落人”，老王对小云的身世遭遇深感同情，在这个老实人的心坎里，早就装上了小云的身影，只是还没有机会向小云表白罢了。

小红在酒楼卖唱，她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赢得了酒客的赞赏。其中有个叫古成龙的地痞，更对小红的姿色垂涎三尺。他千方百计讨好小红，买通琴师故意把小红带到布店，送给她一块衣料。天真、幼稚的小红不知内中有诈，她高兴地接

受了，揣着那块新衣料兴冲冲地来到小陈家。小陈见小红竟然接受古成龙的“礼物”，不禁恼怒万分，他随手将那块衣料扔出窗外。小红也火了，她责怪小陈不通人情，一气之下，噙着热泪夺门而出。

翌日，小陈还在为小红的事生闷气，他拉着老王上酒馆借酒浇愁。正当小陈喝得半醉时，小红上酒馆卖唱来了。小陈看到小红，余怒未消，他赌气掏出两枚银毫点唱，老王劝阻不及。见钱眼开的琴师立刻把银毫子揣进怀里并拉起了《天涯歌女》的过门，小红委屈而又无奈地开口唱道：“家乡呀北望，泪呀泪沾襟……”歌声依旧，情景全非，小陈边听边回忆两人昔日隔窗一拉一唱的欢乐，不忍卒听，猛地离座，而去。小红愈唱愈伤心，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小红的厄运终于来临了。鸨母和琴师经不住古成龙的威胁、利诱，答应将小红嫁给他。不料，他们之间的这笔肮脏交易被小云无意中听到了。她急忙告知小红，让小红赶快到小陈家商讨对策。小红虽然对小陈这几天的表现非常不满，但两人毕竟是一对知心情侣，如今遇到这一难关，不向小陈诉说又向谁去谈呢？她便疾步来到小陈住处求救。

小红刚踏进小陈的亭子间，便悲从中来，向小陈述说了自己不愿跟古成龙的内心痛苦。小陈面对小红的一片深情，倍感内疚，承认不该在酒馆内如此失态。老王见他俩误会冰释，既高兴又焦急，下一步怎么办？三个人面面相觑，一时都没了主张。老王沉思片刻，抬眼望见糊板壁的旧报纸上赫然有一条新闻标题：“养女告鸨母，鸨母吃官司”，他灵机一动：

“有办法了！”说完，便忙不迭地领着小陈、小红下楼出外找

律师。但在那黑暗的社会里，穷人无钱，又如何能请到律师为之伸张正义呢？他们一连跑了几家律师事务所，对方不是高价索取出庭费，便是冷脸相待，拒之门外。三个人一筹莫展，气冲冲回到家里。糊壁的报纸上又有“缉拿逃犯”四个黑体字映入老王眼帘，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从中挖下一个“逃”字交给小陈，暗示他迅速偕同小红逃离此地。

小陈、老王几经周折，在市区的一个偏僻处找到了一间小屋，准备作为小陈、小红的新婚住处。

琴师与鸨母发现小红突然失踪，料定事已败露，而小云必知内情，于是鸨母抡起鸡毛掸帚痛打小云，向她逼问小红下落。孱弱的小云任凭鸨母打骂，不吭一声。

此刻，在小陈、小红的新居里热闹非凡。老王、剃头匠和水果贩等几个患难弟兄围着小陈、小红闹新房。大家向小陈起哄，定要他露一手，表演一套戏法。小陈煞有介事地从袋里掏出两枚银毫子，分别按入左右两眼，然后一拍前额，那两枚银毫从口里吐了出来。老王见状大笑，他指着板壁上的一张旧报纸的标题：“本月份巨量白银出口”，大声说：“这套戏法不就是‘白银出口’吗？”众人呼应，鼓掌，新娘小红望着小陈那机灵、调皮的神气，脉脉含情地注视着他……

入夜，下起了倾盆大雨。惨黄的路灯光照见小云躲在过街桥下避雨。不远处过来一个披雨衣，手持短棍的巡警。小云见了，窜出弄堂，拔腿就逃。巡警在后紧追不舍。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更惹人心烦。在小陈、小红的新居里，这对新婚夫妻有说有笑地在谈论什么。但在屋角的小桌前，老王听着雨声，若有所失。他借着一盏微弱的路灯

光,似乎正全神贯注地玩弄扑克,然而他那呆滞的目光,根本无法掩饰内心的痛楚和空虚。说真的,老王随同小陈迁移至此,虽帮助小红摆脱了鸨母和古成龙的纠缠,但他也因此失去了与小云见面的机会,使自己长期埋在心底的对小云的一片爱恋之情,难以得到表露,倍尝着相思的痛苦。这时,被巡警追得喘不过气来的小云慌乱中恰巧逃到小陈门前,她顺手推开了虚掩的房门。小陈看到蓬头散发、浑身湿透的小云闯进门来,不问青红皂白地责令小云立刻离去。在小陈心目中,小云是一个出卖肉体的下贱妓女,当然容不得她。小红却紧紧搂住小云不放,老王见是心上人突然到来,更是悲喜交加。此时巡警推门而入,他趾高气扬地指着小云,问屋里人:“这个女人是否住在这里?”老王挺身而出:“是的。”巡警转过身来再问小陈,屋里的空气顿时变得凝固,小云、小红和老王都紧张起来,生怕小陈说出真相。小陈望了望小红和老王,又对小云瞟了一眼,然后镇定地回答:“她是住在这儿。”巡警见大家异口同声证明了小云的身份,便快快地离去了。

小红、小云姐妹重逢,畅叙别后情怀。老王望着面容憔悴、遍体伤痕的小云,他悄悄地买来了几包草药交给小云,要她安心养伤调理。小云望着老王那善良而又充满爱怜的目光,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她那冷若冰霜的脸上,破天荒绽露了一丝笑意。从此,小云也在这里住下了。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近两个月来,以吹鼓手为生的小陈一直失业在家,他与小红的生活更见拮据。有一天,他的把兄弟剃头匠愁眉苦脸地前来告急,说是市场萧条,理发店即将关闭。小陈是个乐天派,尽管自

己也失了业，倒反而好言劝慰剃头匠，声称有办法使理发店“起死回生”，说罢，他换了一套好久没穿的洋乐队制服，拿起搁置一旁的洋喇叭，拉着剃头匠来到理发店门前，随即站在凳上卖力地吹奏起来。理发店的一些小伙计也都含着吹奏拍子，大肆向路人招揽生意。这时，刚好有个长满络腮胡子的讨债人来店催讨房租，两个理发伙计见了，拼命将他拉入店堂，并把他按到座椅上刮胡子。讨债人不从，两手挣扎，理发店老板情知不妙，便悄悄从后门溜掉了。讨债人怒火中烧，猛砸店堂。在门前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琴师也混杂其间。他一见小陈，分外眼红，当小陈离店回家时，他暗暗尾随于后，一直跟踪到小陈住处。

当天下午，琴师领着古成龙及几名打手直闯小红新居。小云见了，知道古成龙主要冲着小红而来，急忙将小红推上阁楼，叫妹妹立即跳窗逃走，她转身独自对付这伙流氓。琴师与古成龙声色俱厉地逼问小红下落，小云怒目相对，咬紧牙关不回答。古成龙把她推倒在墙脚边，琴师咧着嘴，步步进逼。小云新仇旧恨齐涌心头，她猛地从桌上拿起一把菜刀向琴师砍去，不料对方夺过菜刀反朝小云砍了一刀，小云立时倒在血泊之中。琴师和古成龙一伙遍搜全屋不见小红，况且这里已出了人命，便纷纷夺门作鸟兽散。片刻过后，小陈、老王从外面回来，见小云卧在血泊中已不省人事，两人焦急万分。老王马上出门请医生，小陈轻轻扶起小云，并喂她喝水。小云渐渐地苏醒过来了，两人相视，默默无言。小陈知道小云是为了营救小红才受重伤的，他更感悔疚，讷讷地企求小云原谅自己过去的态度。小云断断续续地吐出了微弱的声音：“大家都是一样的苦命，谁也说不上原谅谁。”说着，小云突然瞥见窗外有个人影在晃动，她以

为老王回来了，惨白的脸上不由泛起一层红晕，两颊露出了一丝凄切的微笑，双目充满着希望。当小陈告诉她老王正在为她奔走请医生，窗外那个人影是巡夜的警察时，小云犹似惊弓之鸟，不寒而栗，立刻神经质地紧张起来：“警察，警察来抓我了?!”她不停地咳着，喘着，一阵剧痛袭来，全身抽搐了几下。终于，小云走完了她短暂悲惨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

小红伏在小云的尸体上悲恸哭泣，小陈也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老王来迟一步，眼看自己的心上人已离开人间，他更是愁肠寸断，欲哭无泪。大家悲痛地望着窗外，只见天空布满一大片铅云，压抑、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小陈、小红原住的“太平里”弄，此刻却又在重新装饰。一个泥水匠手挥刷子，不住地在“太平”两字上来回粉刷着……

夜间守门人〔意大利〕

雨后的维也纳大街。

这是195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十二个年头，俄国人的撤离，意味着维也纳人民在战后首次走上了独立的生活。人们重建家园，竭力消除战争的一切痕迹，他们企图把恐怖、残酷的往事一笔勾销，但这只是他们的企图而已。

战争的阴影仍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灰蒙蒙的天空，被大雨冲洗过的马路显得格外光洁明亮，雨停了，但到处仍残留着暴风骤雨的痕迹；潮湿的空间，水汪汪的大地……

这天傍晚，一个穿着讲究的深色衣服的男人，打着伞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他来到建筑风格精巧细致的歌剧旅馆，这家旅馆虽不豪华，但却有极好的声誉，一向是歌剧和戏剧家们及那些寻找舒适和雅静的人们喜欢下榻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老一辈的艺术家终年住在这里。旅馆的大门是玻璃的，进门以后就是前厅，这里又被布置成许多小客厅，边上设有酒吧、餐厅、宴会厅等。

那位男子来到旅馆门口，抖了抖伞上的雨水，走进了旅馆大门，来到前厅。

他叫马克斯，年约40岁，是该旅馆的夜间守门人。他脸色

忧郁阴沉，但这倒反增加了他的魅力。他两眼炯炯有神但经常是微闭着的，因他从不正视人。也许是因为害羞，他显得有些胆怯。现在，马克斯走到柜台后面，拍拍上衣，按紧了歌剧海报上松动的图钉，然后往自己的手绢上洒了一些香水……

这时，另一位名叫施图曼的夜间值班员走了过来，他看上去比马克斯大许多，他很想跟马克斯谈谈，但马克斯总是疏远他。他们互道晚安后，施图曼告诉马克斯：他明天早上想早点下班，并把42号房间里长住的伯爵夫人要的花、香烟和报纸交给马克斯。

42号房间的指示灯亮了，马克斯关掉指示灯走上楼去。当他路过40号房间时，发觉门底下有张纸，他捡起看了看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上面写道：“我过一会儿来。”他把字条塞回去后，直朝42号房间走去。

42号房间住着斯苔茵伯爵夫人，这会儿，她感到寂寞？她虽已不太年轻，但仍希望得到男性的爱抚，现在她穿着精致的短睡衣坐在床上，见马克斯进来，异常兴奋。她一会儿说头痛，一会儿又要喝水，吃药，想以种种借口挽留马克斯，但马克斯并不为她的挑逗所激动，所陶醉，只是竭力回避她但又不愿伤她的心。最后，马克斯终于离开42号房间，让名叫阿道尔夫的小伙伴去满足伯爵夫人的欲望，共度销魂之夜。

夜晚，旅馆前厅里熙熙攘攘，人声嘈杂，旅客们从歌剧院回来，正在高谈阔论。其中有一对夫妇特别引人注目，那男的文质彬彬，洒脱英俊。那女的富有魅力、性感迷人，她一头棕发，年约30。男的是歌剧院乐队指挥叫安东尼·阿瑟顿，女的是他的太太叫露齐娅·阿瑟顿。当马克斯将25号房间的钥匙交给

安东尼时，露齐娅恰好正注视着马克斯，四目对视，双方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当然，安东尼及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俩微妙的神色变化。

马克斯迎来了最后一批晚归的客人，自己陷入了沉思之中

.....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马克斯是一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他管辖的监狱里，有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即现在的露齐娅。那天，露齐娅与其他犯人一起，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接受检查，也许是第一次在异性面前显示自己的胴体，少女露齐娅显得羞怯惶恐，而年轻的马克斯激情勃发，对着赤裸的少女举起摄影机……

以后，这位少女竟爱上了马克斯，他们经常在一起，少女常抚摸着马克斯，但马克斯始终抑制着自己的激情。

此时的 25 号房间内，露齐娅辗转反侧，难于安睡，十几年的经历历历在目……

她清楚地记得：当自己赤裸着身体被关在一间白色空屋内时，是那位年轻的军官走了过来，面对惊恐万状的她，他举起了手枪，但只是吓唬吓唬她，最后把她带出令人窒息的小白屋……

她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当几个法西斯分子正在她住的监房里强奸一个干瘪的老太婆时，又是那位年轻军官把她带离现场，来到一间小屋内。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用手抚摸着她那丰满的少女胸部，安慰她惊恐的心胸……

她又清楚地记得：自她爱上那青年军官后，经常为党卫军官兵演唱。一次，马克斯送给她一盒礼品当奖赏，当她打开盒

子时，不由惊叫起来，原来里面是血淋淋的人头，马克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从此后，他们更加“融合”在一起了

她终身难忘的是：当战争快结束，监狱进行大屠杀时，是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救她脱离虎口，得以活到今天。

如今，在分别十多年后，当年的“暴君”和温顺的少女竟然又重逢了。这戏剧性的相逢是凶是吉、是悲是喜，实在难以预料。于是，在这维也纳歌剧旅馆里演出了一幕既缠绵悱恻又曲折离奇的话剧，善与恶，历史与现实在这里进行了顽强、激烈的搏斗。

现在，马克斯来到 40 号房间，这里常住着一位战争年代曾红极一时的舞蹈家伯特·贝海伦斯，这位 50 多岁的舞蹈家在战争年代曾与纳粹党有着特殊的关系。如今，他还常常受着过去年代记忆的折磨，今天，他又不能安然入睡。现在当马克斯来后，他照例随斯特劳斯的唱片跳了一段舞蹈，然后让他给自己打了一针镇静剂，强迫自己进入梦乡。

其实，在这歌剧旅馆里除了马克斯和伯特当年与纳粹党有联系外，另外还有汉斯、克拉乌斯及汤普逊和库特等。因为，最近维也纳正在开展清查运动，报上经常刊登当年的法西斯分子被揭发出来的消息。现在，在这些年里，唯有马克斯还没有被揭露，因此，聚集在歌剧旅馆里的这些人开始“审查”马克斯。

在克拉乌斯的房间里，克拉乌斯与汉斯正在查看马克斯的卷宗。当年，马克斯是一位富有幻想的人，他有时灵机一动，在医生、护士或监视人员的帮助下摄出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照片来。当然，照片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活下来，不过，这会儿克拉乌斯正指着一张照片上一个正在逃离屠杀现场的人对汉斯

说：“这人是意大利厨师马里奥。他当时逃出去了，后来又被抓住了。因为他的烹调手艺高明，对我们也很忠顺，所以能保住了一条命。现在，他在河边开了一个餐馆。是他告诉我，马克斯放走了一个姑娘。”

汉斯听后皱皱眉头说：“一定要找到她。”

清晨，马克斯下班了，天上仍下着雨，克拉乌斯告诉马克斯：决定最近找个晚上开个会，并让马里奥也来，他让马克斯准备一下。

接着，马克斯来到了马里奥开的餐馆，马里奥告诉他：“我见到克拉乌斯了，他问起我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子，她是维也纳人，一个社会党人的女儿……对吗？当然，你们两个是很怪的一对。我不会报告警察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克拉乌斯给我看了一张那姑娘的照片，我跟他说，我记不清了，我不认识她。我想平安地生活下去……”

马克斯对此表示感谢，并告诉马里奥：“我从没有对人说过你是如何逃出去的。”

夜晚，露齐娅送走了自己的丈夫——他已飞往法兰克福。回到歌剧旅馆。她不乘电梯，而是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在前厅，她放慢了脚步，想以突然来到使马克斯大吃一惊，然而前厅空无一人，这时，宴会厅那儿传来热烈而激动的说话声。露齐娅循声走去。

宴会厅里，当年的纳粹分子们正会聚一堂，马克斯独坐一旁，台上放着克拉乌斯的卷宗。克拉乌斯告诉大家：这些年来，已有三百多人被揭发出来，而其中有二百多人是被证人揭发出来的……意大利厨师就知道有关证人的事。

马克斯对那些不以为然，他说：“也许活的证人没有了，即使有活的，为什么不让他们活下去呢，咱们把他们忘了吧……”

露齐娅听到这里，激动不已，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她颤抖着。但她强制自己安静下来，象个梦游人一样穿过走廊回到自己房间里。

与此同时，前纳粹分子们正在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克拉乌斯斩钉截铁地说：证人是最危险的，不管他们在哪儿，我们都要找到他们，把他们“存档”（即暗杀）。

他们庆幸有关材料已找到手，并准备付之一炬，马克斯说：“光烧掉材料还不够……我愿独自一人，正象夜老鼠一样过隐居的生活。”

库特另有见解：“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是为了打赢，而不是为了打输……而事后却去追捕那些骨干分子，这不太荒唐了吗？”

但克拉乌斯坚持：一定要找到马里奥和那个女证人。对此，马克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晚，焦虑不安的露齐娅在房间内整理箱子，这时，马克斯已经知道她准备离开，所以突然出现在露齐娅的眼前，两人惊呆了，马克斯打了露齐娅一个耳光，然后又堵住门不让她出去。露齐娅发疯似地冲上去，又突然拥抱住马克斯，两人亲吻着，在地上翻滚着，他们又恢复了当年在巢营中的关系。先是暴力，后是柔情。马克斯紧搂着露齐娅，就像当年搂着小姑娘似的。而在露齐娅眼中，马克斯是她的情人，老师、父亲，也是一个逗她乐，折磨她而爱她的圣父，现在她已不是阿瑟顿太太了，她与马克斯在一起，重新找到了一种真正的生命力和一个美妙的幻想世界。